

铧尖上的光阴

◎彭小宁



老黄牛“哞——”的一声，惊醒了酣睡中的我。我知道，它又在用自己的特殊礼节和主人——我的父亲打招呼。记忆中，父亲总是习惯用咳嗽唤醒早晨，迎接东方那缕红彤彤的霞光。

后院里，父亲那沉重的脚步声、一声赶一声的咳嗽声和粗犷的喘气声，以及树梢上欢喜扑棱的雀儿，正肆意打翻着晨曦中最美的朝霞，将金色的光芒涂抹在大地的每一处角落。

添草加料，梳理皮毛。父亲照例用他那青筋突兀的大手一次次抚摸着老牛的脊梁，眼里流淌着无尽的爱意。“老伙计，吃饱喝足喽！今天我们要开始犁地啦！”

麦收后的一场适时透雨，给犁地创造了绝佳时机。父亲总能抓住这难

得的机会。是啊，和土地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“把式”，最清楚什么时节该干什么，甚至一天当中一早一晚都会有不同的活路安排。不用商量，无须问及，他便取下挂在牛棚里的木犁、轭头绳，还有存放在角落里被岁月磨得锃光发亮的犁铧。

雨后的大地泥土芬芳，清新而明亮，恬淡而随性。麦茬在朝阳的映射下，如阳光在湖面奔跑，层层叠叠。吃饱喝足的老牛如同奔赴疆场的战士，一个箭步，便越过横跨在地头的灌溉渠，在缰绳的示意下，“识时务”地来到地畔。稍作停顿，父亲套上犁铧，在手心吐一口唾沫，左手中的牛鞭只轻轻一扬，老牛便心领神会地迈开四蹄，绷紧了身体两侧粗壮的皮绳，那磨得溜滑光亮的牛轭头，瞬间便陷进了脖颈中。这套动作，一气呵成，无须吆喝，老牛和父亲总是配合默契。

犁铧“嘎吱——嘎吱——”，在黄土地上来来回回划出一道道黝黑而又湿漉漉的沟渠，如岁月的长河，伸向远方。年复一年，那锃亮的铧尖上，

寄托着父亲对未来生活的祈盼，那一道道沟渠里，埋下了庄户人对岁月的无限祈盼。

土壤被平整地翻了个面，刚刚还闪着白光的麦茬被犁铧翻转的泥土瞬间深埋，还有趁势疯长的零星杂草，全都成了来年庄稼成长的有机肥料。几个来回，老牛开始喘着粗气，四蹄深陷泥土之中，但这并没有影响它稳健的步伐和耕耘者的职责。父亲心疼地轻怨道：“老伙计，走慢些，庄稼活，慢慢磨，这回走到地头，咱俩都歇会儿。”

我始终无法明白，父亲和老牛是如何交流的，为什么父亲的心思老牛会懂？为什么父亲和老牛会心有灵犀？到了地头，父亲只是轻拽一下手中的缰绳，老牛便真的停下了脚步。

父亲一屁股坐在地头，“老了老了，竟然赶不上这‘老伙计’了。”脱下鞋子，除去里面的泥土，父亲顺势从腰间拔出他一尺多长的烟锅，这是庄户人解乏除困的“灵丹妙药”。只吸了几口，他便“嗖”地站起身，顾不上穿上屁股下的鞋子，便匆匆来到老牛身边，用粗糙的大手，一次次揉捏着老牛的脖颈和脊梁，口中念叨着：“辛苦你了。”这自言自语的絮叨和无尽的爱抚，不知他的“伙计”能否懂得？

不大工夫，汗水便顺着父亲如沟壑般沧桑的脸颊流淌着，黑色的粗布短褂上洩出了层层汗渍。阳光下，父亲和老牛正在用坚实的步伐一遍丈量着脚下的岁月，一口一口品尝着光阴的艰辛。

父亲扶着犁把，张着嘴巴，如那头默默无言的老牛般，咽下了一个又一个滚烫的日头，扛起了生活的无尽嘱托。怀揣梦想的深邃与辽阔，在属于自己的时空里寻找着生命的意义，诠释着责任与担当。

如今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，农业耕种早已是现代化的机械操作，但父亲和老黄牛的时光仍然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挥之不去。

父亲那宽大的背影，执着的信仰，默默无闻永不停歇的脚步，正激励着我，鞭策着我们这代人在新的历史征程上，慎思笃行，臻于至善。

那年那月那抹白

◎尚琳

一天，偶然间和朋友闲谈讲到“昙花一现”时，让我的思绪不由飘向了儿时的那段回忆。

儿时常去的一位伯伯家里栽培了各式各样的花儿，其中便有那令我印象深刻的昙花。幼年时期的我好奇心远超现在，只因大人们过年闲聊时的一句“昙花一现啊，那开了的昙花可真是美极了，能看到花朵绽放的人都是极其幸运的”，我便总是找着大大小小的借口，天天跑到伯伯家，去瞧那株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花儿。对那时的我而言，只看到一片片墨绿色的大叶子，只听到长辈们口中的幸运。每每瞧见我那一脸期待而来落寞而归的样子，伯伯总是笑着摸着我的头一次次地说：“再等等，我们一起等它开花，一起迎接幸运。”

也幸好我这兴致勃勃的劲头从腊月一直持续到了盛夏。那一天，伯伯专程来到我家向我母亲告知当晚昙花可能会盛开的消息，让母亲准备点儿拿手好菜带着我一起去凑热闹。伯伯看着我从小房探出的小脑袋说：“丫头，你期待的花要开啦！晚上记得过来和哥哥姐姐一起玩啊。”我抬头望了望母亲，看到母亲颌首赞许之后，便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欢愉，一边满口说着“好呀！好呀！”一边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催促母亲快些收拾好，去看我那心心念念的花儿了。那天母亲做了什么拿手好菜我早已忘却，但仍记得，我和母亲都换上了当时我们认为最美的裙子，只为迎接那份幸运。

那一天的伯伯家里高朋满座，好不热闹，宛若过年。一进院门看到的



便是四邻的那些叔叔婶婶，还有儿时的玩伴们，长长的桌子上摆满了各家各户带来的拿手好菜。桌子的尽头便是那株令我期待已久的昙花高傲地立在那里，仿佛它也参与了我们的聚餐，也在同我们举杯畅饮。那一次的聚餐同样令我印象深刻，在那样一个仿若过年的热闹氛围中，大家竟无一人饮酒，而是纷纷用手中清香淡雅的绿茶碰撞着。或许所有人都想以自己最清醒的状态迎接那份幸运的来临，又或者说是内心深处隐隐的一种对幸运即将来临的敬重之心，那天的我们在月光下显得是那样温柔，身披月光静待花开。

那抹洁白是在一片漆黑的凌晨绽放的，是在一阵阵欢笑声中盛开的，也是在淡淡的茶香中，伴随着脑

海中想象出的绽放声音中，缓缓展露出自己最美的姿态。那抹洁白好似那样格格不入，又好似早已蓄势待发地告知了我们所有人。那抹洁白在漆黑的夜里披着皎洁的月光，在我的惊呼声中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一时之间竟安静得只能听到呼吸声，大家似是被它的美惊到了，随之而来的便是闪光灯的聚焦，不知是哪位伯伯率先回过了神儿，把它那傲然的样子记录了下来。接着便是大家经久不息的赞叹和感慨。

与我而言那是一份等待了许久的神秘礼物，在那一刻揭开了它最神秘的面纱。我心中留下的是，快要溢出来的幸福和母亲爱抚我脸庞的温暖，还有她那不断重复着“会幸运的、会幸福的”呢喃声……



今年的杏

◎张晓利

这个冬天尤为贪婪，似乎不想给春天留一点余地，四月中旬接连几日大雪纷飞。从我记事起，好像从未在这个时间下过雪，问比我大些的同事，他们也未曾见过。这个季节本是“满园春色关不住”的天地，对于特别喜欢夏日酸杏的我，却是满满的担心，杏花能耐得住这样的美景吗？能消受得了这样的诗情画意吗？

清晰记得去年的夏天，老家满山的杏树，满树熟透了的杏。可是今年，老家的杏树肯定消受不了这场雪的洗礼吧。想想前段时间，我们一家人还在吃着去年夏天的杏，现在还留有美味的幸福感，这得多亏母亲。母亲不像其他大家闺秀，小时候能够进得了学堂，她不识得一个字。记得给母亲买了智能手机后，每到周末回家时，母亲都会给我讲她在手机里看到的东西，有说不完的话和无限的欢乐。总在这个时候我会逗着母亲：“老妈现在厉害了啊！”母亲很骄傲地说：“你妈我不识字，但我能听懂了。”就在去年的夏天，母亲又有了新的收获。有一次周末我回到家，母亲告诉我：“今年，咱们这个山上有很多杏，我和你爸前两天去山上摘了好多。”我惊讶地说：“妈，我回来怎么没有见到杏。”

母亲笑着说：“我那两天看手机里面有好多做杏罐头的视频，正好山上有熟了的杏，就和你爸上山摘杏，摘回来就开始看着人家视频做了杏罐头。”

“啊，杏罐头！”
“嗯，但是怕做不成，就没有给你们几个说，嘿嘿。”只见母亲满脸笑容但又尴尬地说着。

当时的我，只有一个感觉：自己真的很幸福，何其有幸，能够成为你们的女儿。

前几日我决定到长满杏树的山上瞧一眼，每走一步，就多抱一步希望，我从远处能看到郁郁葱葱的杏树叶，心想会不会和西安的杏树一样，郁郁葱葱的树叶里全是大大的、绿绿的杏。但是又想想前段时间的天气，雪下得那么大，雨下得那么久，杏花瓣纷纷落地的场景，我不禁有些颤抖了，但仍继续走着。就在我快到时，不由得停住了脚步，令我吃惊的是，经过那样的遭遇和摧残，那一根根高枝上，结着一颗一颗的杏，绿绿的、小小的。满树的杏正吸收着新鲜的空气，吸引着阳光在风中舞弄。

我心里不仅得到了安慰，更是得到了踏实。如今，你不仅禁得住雨雪，还结了果。啊，杏树啊，我该怎么感激你？你到底是结成了果，成全了我的执着，成全了我的喜欢，成全了我的惦念。

回家的路上，踏着满满踏实感的步伐，我不觉加快了脚步。母亲看到我鼓鼓的兜时说：“这下满意了，今年又能吃你爱吃的酸杏了。我那天上山，看到杏树上结的都是绿杏，所以给你说让你抓紧买玻璃瓶。”我的眼睛里面不知什么在打转，我深知母亲的身体，她腿疼的毛病，根本不允许走太长的路。前段时间她刚看完病，医生特意嘱咐不能走远路，可母亲稍微有点好转，她又闲不住了，又在偷偷地做着自己能做的事情，虽身体不如从前，但她从未停留过自己那份诚挚的母爱。



最美的色彩

◎絮芯

麦收时节，我总要回到故乡的小山村待几天，听那悦耳的鸟鸣，看那满目葳蕤，闻那麦子的清香，感受那沁人心脾的舒坦。我喜欢村庄里漫坡流淌的绿，更喜欢那璀璨夺目的金黄。我知道，葳蕤的村庄里，有我的根，也有乡亲们金灿灿的希望。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”唐代诗人白居易《观刈麦》诗中所言的“五月”是指农历，如果按照阳历计算，一般是每年的六月份前后。这时节，村子的小麦大部分成熟了，头戴草帽的老农站在田埂上，望着金黄的麦浪，黑黝黝的脸庞带着欣慰的笑容，嘴里不住念叨着：“麦黄了，收麦了，馒头蒸在锅里了……”这是千百年来，融进庄稼人血液里的牵念。

你听，收割机悦耳的轰鸣声响彻村落，那是丰收的声音，是对几个月来农人们繁忙劳作的最好赞歌。犹记儿时的夏季，我也曾跟在父亲身后，跟着乡亲们一起收割小麦。夏日的阳光是那么热烈，裸露的肌肤被晒得黝黑。但人们不畏酷热，戴着草帽、围着汗巾，在田间汗流浹背，挥舞着镰刀。孩子们则拎着褡裢，低着头捡拾遗落在田间的麦穗。麦子收割完后，要用架子车拉到场地上摊开，然后用石碾碾压，一遍又一遍，直到露出暗红色的麦粒来。最后高扬起的麦子借助着燥热的风，变成了干净的麦粒，被农人们欣喜地捧进蛇皮袋里。

现在的“三夏”，有了联合收割机后，收割、脱粒都能一体化进行，高强度体力劳动早已成为历史，然而农人们“龙口夺食”的节奏依旧未减，因为到了晾晒这一步，还是需人工操作。颗粒饱满、黄澄澄、金灿灿的麦粒晾晒在打麦场上，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。望着眼前这炫目的金黄色，农人们满心欢喜，这是最靓丽的丰收美景，也是“家有余粮，心里不慌”的幸福。小麦晾晒看似简单，其实不然，需要选择宽敞通风的空地摊薄，隔一段时间就要用耙子翻搅，让麦粒充分脱水，同时要混入其中的麦壳、石子等杂物捡拾清理出来，经过连续几日的暴晒，最后过筛入仓。

炎热的夏季，漫步在村庄，金黄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，它不仅带来夏天的美好，更带来人间烟火的芬芳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@163.com